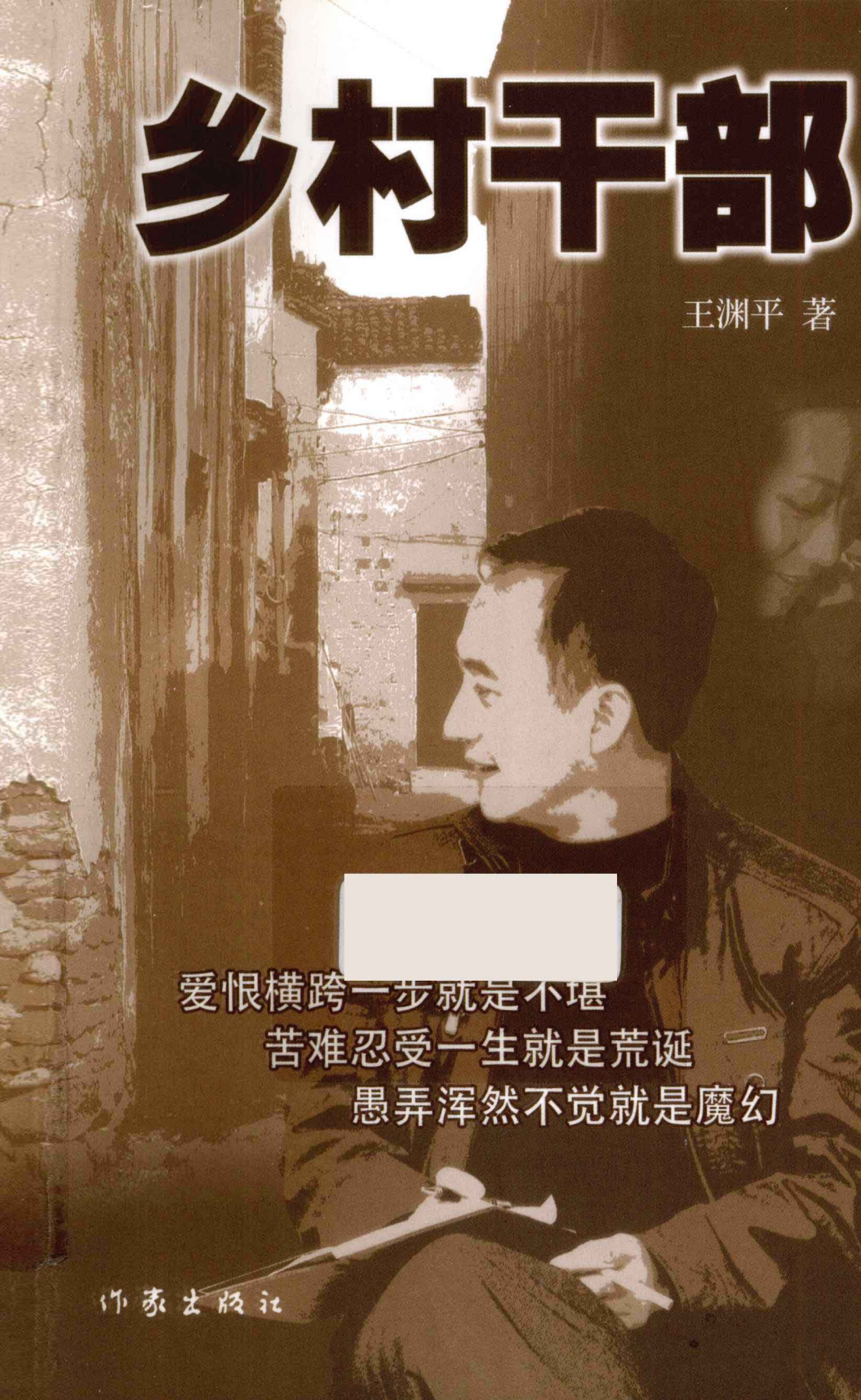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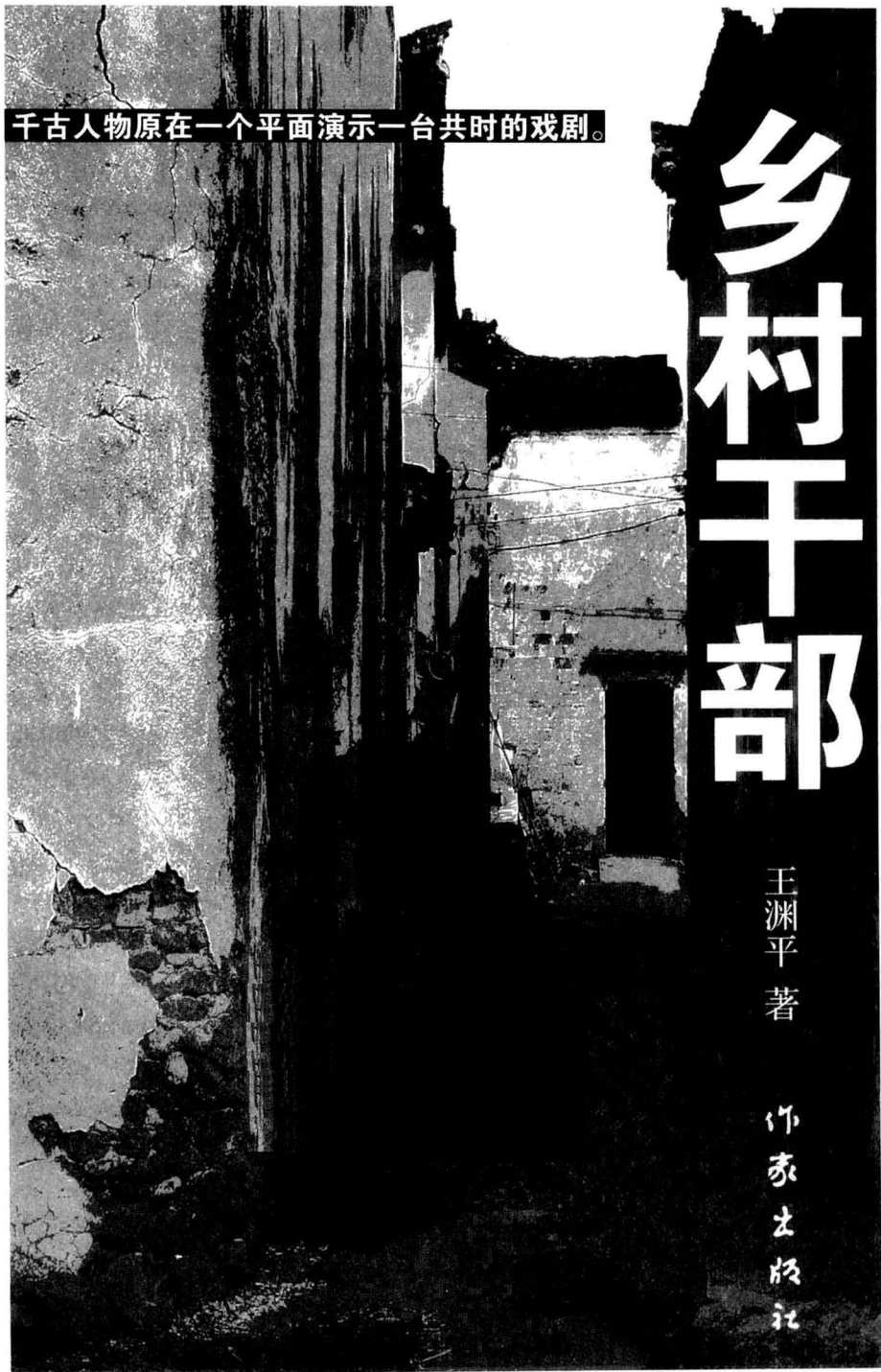
# 乡村干部

王渊平 著

A man in a military-style jacket is shown in profile, looking out of a window. The background shows a village street with traditional buildings. The overall tone is somber and reflective.

爱恨横跨一步就是不堪  
苦难忍受一生就是荒诞  
愚弄浑然不觉就是魔幻

作家出版社



千古人物原在一个平面演示一台共时的戏剧。

# 乡村干部

王渊平 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乡村干部/王渊平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3. 4  
ISBN 978 - 7 - 5063 - 6842 - 1

I. ①乡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31787 号

## 乡村干部

---

作 者: 王渊平

责任编辑: 王 征

装帧设计: 四色土设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340 千

印 张: 21.25

版 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842 - 1

定 价: 29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目录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.....  | 001 |
| 第二章 .....  | 015 |
| 第三章 .....  | 037 |
| 第四章 .....  | 051 |
| 第五章 .....  | 066 |
| 第六章 .....  | 083 |
| 第七章 .....  | 093 |
| 第八章 .....  | 108 |
| 第九章 .....  | 129 |
| 第十章 .....  | 181 |
| 第十一章 ..... | 210 |
| 第十二章 ..... | 235 |
| 第十三章 ..... | 241 |
| 第十四章 ..... | 282 |
| 第十五章 ..... | 311 |
| 后记 .....   | 329 |

## 第一章

### 1. 谁的权利

从大庙旁边的斜坡小路回家，我挂上书包刚跑出门，就被组长郭大丰堵到了巷口：“跑圈子呢得是？去，叫你爸把镰给你碎熊磨好，明儿早到黄土岭割谷子去！”

跑圈子这话是拿母猪发情来骂人，等着劳力用的生产队显然知道我中学毕业了。佷着颓圯的土墙蒙了一阵儿，折回自家那窝了檐的柴门楼里，我蹦跳的心随高低不平的台阶一步步暗淡下来。

天麻荏明，凉风吹得人缩头缩手，高一脚低一脚，众人聚拢到村口大槐树下。郭大丰吧嗒着旱烟锅蹲在青石上，大家伙腋下夹着镰，抄手听着他拔下烟嘴派活：“麻子老二，你还套二马子西坡梁犁闲地，让根庆狗日的挖圪崂。康怀，你把才回来那几个碎熊带到黄土岭去。那片谷子赶后晌割不完，哼，工分评得低了，可甬叫唤！”说完，他在鞋底磕三下烟锅灰，狠狠地清了清喉咙。

这种粗着嗓门连叫带骂的派活方式，是村组干部们权威的体现，打我记事起就在村子里延续着。

“哗——”隔墙茅房里谁家女人倒尿盆不小心溅了过来，水点洒在郭大丰光头上，他扭头骂了句：“嗯，把个臊水水子有倒他娘的……”忽然想到倒尿的是邻家媳妇香翠，骂出的半截话又咽了回去。

刚才进屋派活，他抹了裤子把人家才顶到炕边“扎了立枪”，哪有拧过身就骂人的道理？香翠因男人军新长年在地质队工作，也是饥渴着。失急慌忙，低喘高叫，其实那一声“叔呀，使劲儿！”被起早的人隔窗听

见了。围的一圈人想笑，都绷住没敢笑，一条街住着，鞋帮长底子短，谁心里啥都知道，郭大丰当组长，起早贪黑，费苦劳神，也就图了这一点权利和享受。

沉睡的村庄海岛一样浮出了雾面。

道路两旁的田野扇面般铺开，机耕路旁的白杨树排列整齐。灰蒙蒙的天空弥漫着一股夹杂着土壤、青草、柴火和牲畜粪便的气味。半路上，三三两两的行人传出锯齿一样的说话声，路面的黄土扑扑作响，步下踢起一层烟尘。忽然一阵嘻嘻哈哈，一定是前头的人又拿谁家的人或事当笑料了。走在前面的是石台坡的汉民叔，冷风把他的话音照原样传了过来：“大前天我跟大丑上南山割柴，起得早了，进山口天还黑着，怕碰到饿狼归窝，我俩就圪蹴在一家屋檐下等天亮。过了一会儿，隔窗听见那家子的竹床咯吱响动，男的咬着牙牛一样使劲，女的却一直憋住不吭声。响了一阵，男的猛喘了几口气问：‘受活不？’女的不耐烦地回答：‘受活受活，讨厌，每回都问！’男人‘哐’了声，就打起了呼噜。大丑个驴日的忍不住笑了，喊了句：‘受活尿哩！’怕人追出来骂，我俩赶忙夹着镰跑了。”

月色还没有褪尽，月亮被天边汹涌的云团覆盖了，草路上洒了一层白霜，水漉漉的打湿了布鞋，脚指头冷得有点发麻，寒气从下往上漫到肚子，牙齿就打起了战。进了地，社员们纵向一溜排开，背对早霞，镰刀就噼噼叭叭斜打起来。一眼望不透的谷子地，谷穗沉甸甸的低头颤动着，谷秆很脆，一镰下去打断几根，三五下就是满满一把，弯腰转身放下，一会儿工夫身后就摆厚厚几绺，煞是整齐。干活的时候是很少有人说话的，躬腰往前挪步，谁也怕落到后面，这是一种相互的自觉。半年一评工，工分关乎口粮，谁勤谁懒谁奸滑，也就是看这个。

约莫一个时辰，妇女们也结伙搭帮地来到大田里，清脆的早晨即刻活泛有了笑声，她们跟在后面，在割倒的谷地里单腿蹲下，用镰刀片掐谷穗。旁边放几个筐，嚓嚓嚓嚓一会儿就放满了，两人抬起装进马车，赶车的鞭梢一响，马一声嘶叫，车就启动了。这种收获的场面，看在眼里当然是一种丰收喜悦的景象，让人油然而生一种乡居生活的升平之感，男前女后，镰左筐右，太阳在背面照着，把身影投得很长，遍地的谷子一律压弯了腰，谷秆因水分和营养都供到了果实上，叶子脱落后，一根根瘦硬地支撑着下垂的穗部，这景象多被画家摄影师通过画面传递给了

城市人的视觉，学生课本封面有一群农民围住戴草帽的领袖笑得合不拢嘴。农民们挥汗劳作的场景，多被人们当作幸福的生活赞美歌颂了数十个春秋，在政治挂帅的年月，这样的幸福感真是发自内心的幸福。人们在饥饿线上挣扎，手上握着商代的镰、汉代的犁，赶的是西周驯服的牲畜，走的是五千年不变的步子。割谷子、掐谷穗、垒谷杆、扬谷粒、码谷草，谷草喂牲畜，米糠喂猪，小米熬汤，手忙脚乱一年到头，肚子从来就没有吃饱过。人吃羊，羊吃草，草吃（生于）土，土吃人（埋葬），周而复始，以至无穷。

四季变换的色彩中，乡村像草甸里生长的蘑菇，织进阳光的蛛网里。也就是这一群群人，世居秦岭北麓，终南山下，辛勤耕作于田畴山坡，袒胸行走在乡间小路，腰间缠根草绳，上身穿拖拖拉拉的黑袄，袄下什么也没有，直接是暴肋的胸脯，扑扑塌塌的步子沉重地走着，走在阳光缓慢的移动中。十几年了，组织起来大干苦干，精神在禁锢中亢奋，力量在挤压中倍增。把河水砌坝闸成水库，荒坡开垦种成庄稼，可谓四海无闲田了。肚子里的五谷不足就用糠菜充饥，心里却装着世界革命的风云。排队握锄顶日叉步前进，口号变成口粮，饥肠变成鸡肠，生死无关紧要，太阳的独眼温和地笑着，情感在一个平面激烈地碰撞着。

我们几个小年青被康怀领着靠偏坡割谷子，坡是阴坡，光照不足，沙土地的庄稼长得低矮且参差不齐，颜色泛绿的谷秆被杂草纠缠着，只能用镰刀细割，一蹲一起，腰很快弯得酸痛，谷叶上的芒刺刷在脸上，袖头越抹越针扎般难受。草籽钻满了鞋壳，挪步很沉，三扭两扭，心劲儿就没了。几个人一边割谷一边说话，气一不顺，也就越割越慢，挥袖抹一把虚汗，才出校门的心思反倒活跃起来。康怀上过高中，劳动积极思想消极，几回村里招工都没他的份，在几个小伙面前口无遮拦，当然也有买弄的成分：“他娘的，这几年没黑没明，年年都在夺丰收，人却吃不饱！创高产，打下的粮食都到哪里去了？九亿人都在大干快上，怎么一个革命就老是进行不到底呢？干旱，地热得几乎冒烟起火，包谷长不起身子，叶子晒得拧绳绳儿，抗旱抗得跟上甘岭抗美差不多了。还有反修防修的防空洞，挖得整个村子几乎都掏空了，天井水井暗道机关，村村队队通畅关连，人畜一不小心就跌了下去，摔断胳膊腿的年年都有。”

站在他一边的王吝狗应和他：“跌断胳膊腿倒没啥，问题是革命两派

的男女头头常在里面胡鬼，被对手抓住，五花大绑揪出来批斗。干革命老跟作风问题粘在一块，让人瞧不起。”康怀又说：“还有咱村，土制的防空警报过上一阵子就响，扛着三八式步枪枪杆的基干民兵，防空演习混乱得跟古代的揭竿起义差不了上下。亚非拉那么多穷国家，怎么都要靠我们这个自己都吃不饱饭的国家去支援呢？黄种人跟黑人想必天生就是穷亲戚，咱们勒紧裤带缩着脖子，也要把铁路修到人家家门口。”

酸痛的腰几回伸过，两摆谷子总算割到了头，抬头一看，天已经半晌午了，我干咽了一口唾沫，肚子也咕咕地叫了起来。这时候康怀给吝狗说：“猪嘴能扎住，人嘴扎不住，跟这几个货说这些话小心着。”说完，发话让打捆装车。谷穗谷草装上架子车拉回来，分堆在生产队大场上。

还没回家，就听正街井房子南端的老碗会上一对父子吵架。张乾坤老汉在门口骂儿子：“咋咧，人屎个熊呵，刚当了个小队长就扣老子的工分，羞你的先人呢！”

当着乡党众人的面，儿子民贵不想服软，没好气地说：“这是我的权力！”

“我日你妈！”父亲吼道。

“那是你的权利。”儿子压低了声音回敬了一句。

蹲在台沿吸溜米汤的郭双印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不小心竟把老碗扣在了泥地上。几只鸡跑过来抢食，被他嘎嘎的一脚踢开。黏稠的小米米汤，盛在碗里黄亮亮的，怎么一倾倒地，就那么难看令人作呕呢？

张乾坤小名坤娃，家贫，解放前靠在南山石砭峪砍柴为生，长成小伙子后，想女人了，有次把起半夜进大岔沟砍的一背子硬柴拉到西安城木头市变卖，苦等了半天总算卖掉，这时天已经黑严了，街口饭馆吃了一碗捞面，抹把嘴撂倒房檐下睡了一觉。半夜起来，突然想女人了，就摸黑去了湘子庙街拐弯处一家妓院，被姑娘们撕扯着还没落坐心先虚了，摸索着从裤腰袋里把身上的钱掏出来，促起的笑纹固定在脸上：“我，我……”就结巴得一句话都说不完整。姑娘收了钱，只是努着嘴嗑她的瓜子，油灯下，樱桃小口像个鸡屁股，喔得他都眼花了，就是不见宽衣解带，末了，只是对着他的胡茬嘴往里挤了几颗瓜子仁，嘿嘿笑一声，放下二郎腿起身，摆着屁股把他推出了门。卖硬柴的六个大洋只吃了个嘴，他心有不甘，迷迷瞪瞪望着城墙砖腿子发了阵愣，折身回去要论理，谁知话还没说清，反被老鸨奚落了一番，还被两个壮汉推打了出来。憋

气受累空手而归，病得一连几天游游疯子一样在村子转圈圈。自那后，张乾坤发愤往南山跑了三年，咬紧牙关砍柴攒钱，才在北斗角村办了个寡妇，再后来就生了民贵。婚后的日子，低头种地抬头上山，更是把劲使到了土里石皮上，不到五十就腰圈背驼，整个人灰扑扑的，还没到人跟前，土腥味就扑鼻而来。岂料这碎熊自小就不把他爸的苦处当一回事，吃饱穿暖耍得没个人影还不顺教，简直是个克星。有回他害气捞起扫把要打：“早知道你是个害兽，我跟你妈就不生你！”民贵跑出门竟提着他的小名边跳边骂：“张坤娃，少尻干，你办女人是要我哩？你是图你尿受活哩！”

那时队上就有人叹息说，咳，生下这号子货，当年还真不如上山多砍些柴，添俩银元逛窑子零干。

民贵这会儿人是大了，又靠给大队干部骚情当了生产队副队长，跟老子对抗声音虽然压得低，可那个二劲儿，一点也没变。

回到家端饭出来，蹲在大门外的石台阶上，我也学着有些大人干脆把放凉了的蒸红苕扔进米汤碗里，边暖边大口地吃。忽听见巷子顶头的赵克俭骂他儿子不给他花钱看病，老汉猛咳嗽了几声，拔着老气抱怨说：“唉，人说养儿防老，俺是熊都不顶么！”儿子赵根才斜着眼顶嘴：“哼，分家的时候，你道是给俺留的啥嘛。”

“你妈的×，留的啥，我就给你留了个贫农，不是贫农，你还能挤进大队当干部？”

一句话骂的，街道跟树都笑成弯弯了，风把细碎的槐树叶子吹得满地都是。

## 2. 上套拉磨

抄手扛铁锹，隔河望南山，泥里水里太阳底下，农活一干就是一整年。对于虚岁只有十四岁的我来说，背草担笼爬山窜沟的那个轻狂散慢劲儿，再也回不来了。个头像没有长成的包谷秆，面黄肌瘦，胳膊似柴腿如棍，手茧足茧却很快厚了，干起农活来显得少年老成，更重要的是，在周围人的排斥和歧视中，我渐渐能忍受任何人的呵斥甚至于谩骂。

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，是人民公社化后乡村社会的格局。人民公社是最基层的一级政权机构，干部们吃的是公粮，拿的是工资，在农村专

事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。公社每年向生产大队、生产队下达粮食生产和征购派购任务，还通过平调劳力和粮钱物的方式组织大会战，兴修水利，平整土地，响应上级号召，开展各种形式的大批判运动，以革命促生产，开展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。这是一种让一部分人癫狂大部分人腻味还有一些人受难的游戏，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。生产大队是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力组织，管理方法是对公社的粗劣模仿。一架高音喇叭加几场群众大会，就把全村五六千口人管得服服帖帖。也真是奇了，到了生产队这一级，就剩下集体组织下的纯体力劳动，出蛮力，吃粗粮，被管和挨整了。平时人们叫得最响的四个字是政治觉悟，觉悟的高低集中体现在吃大苦耐大劳还有维护集体利益上，谁干活偷奸耍滑，庄稼活干得蛮势不蛮势，谁偷了生产队的包谷棒棒谷穗子，都和觉悟挂钩。身体在劳动，心思却还操心着用锥子一样的眼光监督他人。

阳堰村分了十四个小队，是终南山下的一个大村，按说居于山阴，树木林草该丰茂些，可二三十年的毁林开荒，粗放耕作，南面的山是赤裸的山，村东的河是浑浊的河，地很穷人很穷，睁开眼是一抹土灰色。公社就扎在村子南边，坐南面北，土驮木的砖瓦房盖了一圈，围墙外面靠满了隔年的包谷秆。每次运动来的时候，只要大红纸写的横幅往两个砖腿子垒成的大门上一挂，无论开展斗争还是组织群众劳动会战，阳堰都是冲在最前面的大队。我所在的生产队里，贫下中农占了大多数，他们的集体意识特别强，那几个地富反坏，灰头草脑行为卑琐，已经是手上的死鸡娃子，拿捏揉搓得差不多了，少了心劲儿，大伙就开始对才回村干活的学生娃娃下手，对他们进行监督，一天到晚议论的话题多是谁的劳动态度不好，干活长不长眼色，舍得力气不。顶着日头拉架子车抡镢头捉锨，要是谁突然停下蹲下偷个懒，或者说句消极话，马上就有人在旁边指责训斥。

队上指派几个小年青下地捞稻子，全队上百亩稻田插花分布在距村七八里外的麻河滩，要在一个夏天从头到尾爬在泥水里抓捞三遍，这是入队的第一次考验。派活监工的队长韩更钦是军人出身，脾气暴得厉害。解放前从国民党队伍投诚过来的，有次被烈性烧酒灌醉后说露了嘴，说他在马岭那次恶战中拼刺刀，没喘气一手杀过两个人的。说得兴起了还坐下来把场景讲得绘声绘色：“那是一个后半晌，一点风都没有，当血把眼窝溅红后，太阳反倒变成黑的了。”幸亏请他喝酒这家人隔了队，当时跟前也都是些醉人和妇女，说完就完了。也许是他心里有这点儿鬼，几

十年间，每来运动，他都表现得非常积极，跟在工作队长后面叫干啥干啥。当了队长，劳动也非常卖力气，挖土掏粪，镢头抡得忒圆。一年四季，他那剃得光亮的脑壳总是闪在田间地头。有他干活打头连带监督，队里那些偷窃的、偷懒的、偷吃的、偷情的还真少了许多。

盛夏的稻田是个绿色的蒸笼，爬在淹没人的稻行子里，上边太阳烤，下面水汽蒸，双腿跪下往前一步一挪，两只手换着抓捞水草，一把把连根拔起挽成团，再塞进污泥里。温热的水下，吸血的蚂蟥往你的腿肚子里钻，起初不感觉，知觉疼了，那有半寸长的无骨软虫已钻进腿肉半截，疼得人撕都撕不下来，又怕掐断了出不来，就蹲起来用手掌使劲拍打，打得腿麻木了，它们才吸了血退出来。正捞着，一种叫地蛆的虫子突然蜇得人猛地跳起，咬牙吸气一阵，忍着疼痛又跪下去。满头的汗水流下来，抓泥的手顺势一抹，面目就没有了，酸痛的腰脊往起一伸，抬头挺胸，简直是一副活脱脱的跪姿兵俑。连续多日的高温，胸脯闷热，头皮脊背烧烤，皮肉就半生不熟了，稻秧向后缓缓移动，人像爬动的泥鳅。

个头小力气薄，我一天从早干到黑，才挣六分工，是成人的一半。生产队里能干苦重庄稼活，手艺精当的是全劳，也叫壮劳，从九分往上直到十二分工，依此类推。六分以下是半劳力，一般都是些老汉老婆儿或十四五的娃娃。一摆田块捞下来，伸出头望一眼发白的日头，距天黑还早呢，擦把汗从头再来。渴急了，爬进水渠撅起屁股，咣咣一阵猛喝，嘴一抹，转身又爬进地里向前浮游。地里的三棱草根扎得很深，每拔断一次就疯长一茬，还有一种叫游葫芦的草，根茎细密，叶子顺水乱飘，手总是抓不住，检查起来很扎眼，捞不净，就要扣工分。烈日下，既盼下点雨又怕下雨，雨一淋，拔下的草转眼就活了。后半下午，韩队长检查来了，老远就听见他的干炸嗓子，骂骂咧咧指指戳戳，不是嫌进度慢，就是嫌活做得粗，说生产队喂猪也比养我们强，分得口粮了，一个个咋个人，干起活来比骡牛还慢腾。几个小伙就爬下身子赶紧抓捞，不敢吭一声。谁敢顶一下嘴，扣工分，扣口粮，只是他一句话，重者还要在社员会上检讨思想，无论是谁，只要上一次社员大会，前途就全完了，入团、入党、当兵、招工，都成了泡影。

起先下地性急，三两个来回没捞出，身子就滚成了泥蛋蛋，看着倒是蛮势，慢慢就受下了，得窝着性子边干边喘口气儿，跟青蛙蝗虫斗斗眼珠。一个多月下来，我肩上的嫩皮烙红晒破结成了黑盖，臀以下皮肉泡成了白色，破烂多处，胳膊上被稻叶割成血红的网状，看过一些革命

题材的战争影片，我就想，那戴着脚镣手铐的炼狱水牢也不过如此吧，不同的是英雄们抓铁链大都气昂昂站着，我们抓泥抓草全灰溜溜爬着。

下连阴雨，地里农活干不成了，这时候是开社员会的日子。队部就是牲口饲养室那个人畜共处的六间大庵间房，一开会，吧嗒吧嗒的咂烟袋声和牲口吃草反刍声混在一起。会前，康怀和几个团员就抢扫帚扫地，捞铁锨垫牲口圈，图个好表现。饲养室的尘土被一浪浪扬起，呛得牲畜直打响鼻。我不是团员也才入行，是从另一个生产队转户口过来的。虽说成了贫农成分，却是落草在富农的炕底下。这个阶级出身就像打下了灰色的胎记，在正儿八经的贫下中农眼里始终是假冒的，有的人见面一搭话就直揭你的老底儿，平时街巷里弄少了抬头挺胸，心里更是低人一等，人前说话低声下气，逢大场合恨不得学土行孙钻到地缝里。

来到会场，我坐在最拐角的马槽帮上，手抓一根一头绾在横杠的牛缰绳听人讲话，在弥漫着草料牛粪气味中，社员会在两声驴叫后开始了。副队长张民贵拿起一份揉皱了中央文件，先学了毛主席致教师李庆霖的一封信：“寄上三百元，聊补无米之炊，全国此事甚多……”有人就低声叽咕：三百元，这是多大的数字啊，咱劳动日值才八分钱，毛主席一口就给一个人批了三百，得十来年不吃不喝从早干到黑啊。韩队长站起来喊道：“嘈嘈啥哩！”立马就没了声息。接下来，张副队长开始讲生产上的事情，他开口没拐弯就表扬起了二组的团员左菊花，说她在月光下带头给黄坡梁地里拉粪，舍力气，能吃苦，汗把头发衣裳都渴透了，让人看着感动得很。人都知道张民贵上任后一直追菊花，人家不理，就当会趁机表扬起来。恰在这时，牲口圈里那头公驴又叫了，“啊日——啊日——”的嗓音如钢锯锯铁，叫毕，还没趁人反应过来，这畜生“忽”的一声蹿起，就往旁边的母马身上骑，饲养员郭玉亮顺手捞起搅草的木棒边打边说：“少骚情，你当你是人物哩？得锤了想压谁就压谁。”张副队长干咳了一声，才把话头转了。

几个妇女脱鞋围坐在饲养室土炕上，一个困乏了，刚侧身躺下，另一个就手拍炕席说：“你睡展脱，玉亮叔可是尿朝上挨着这边睡的。”躺下的女人立即翻身起来，压倒对方就撕嘴笑骂，几个女人大笑着扭成了一团。郭玉亮平时是个荤话不离口的怪人，年轻时风流，跟隔壁侄儿媳妇曾有一腿，侄儿到铜川挖煤，一走就是半年，一个嘴馋一个饥渴，就粘上了，有次玩得性起，侄媳妇脱口高叫：“大呀，受活得很！”声音隔

窗子传出来，老婆就拍打着腿面子唱扬到了街上。人问，郭玉亮却说：“我也是前后为难，每回进去了，觉得对不住掏煤的侄儿，抽出来，又觉得对不起守活寡的侄媳。”

心思整日价操在那上边，求欢的频率也就高了，夏天夜里去场间下凉，临走前还要把女人顶到炕沿来一回。这几年老了，房事日渐稀疏，饲养室炕上是官柴旺火，睡到半夜往往就烘托得性起了，穿上棉裤就往回赶，谁料路上迎风一冻，回到家里又蔫儿了，同辈人就拿“三尺八的裤裆——尿不顶”和“没晒干的棒棒回潮了”的怪话取笑他，他也不恼。鞋匠马续三还把他的事编成顺口溜边上鞋边唱：“急头败脑往回冲，跟头趔趄瞎胡碰，爬上炕头不得硬，就像草绳钻老鼠洞。”

借着这个活跃气氛，几个伙伴让我打头，求队干部给换个活路，刚一抬嘴，张民贵就眼一瞪说：“咋，才干了几天就撑不住了？”我装着笑脸说：“要不换也行，干脆打几口棺材匣匣放到地头，等捞完稻子，把我们装进去埋了算了，要么你们拿上筷子，等我们从稻行子爬出来，趁热夹着吃了，蒸熟的娃娃肉香着呢。”话一落地，会场起了笑声。几个老人就帮腔说：“把娃们也该换一换，不要把一样子活干伤了。”可这话的声音太小，根本就没传到干部们耳朵里去。

大场南端有一个粪堆，积攒一年的土粪垒得像小山一样高，站在上面，黛色的终南山清晰得像木匠案头的大锯。没钱买化肥，几十头牲畜厩的粪便就是队里的财富，每个季节都要起几层拉些上地。另一桩活路就是让我和北街的何志胜给马车装粪。两个人供四辆车，送粪的地头不远，拉粪的趟数逼得很紧。锨起锨落，一辆大车装满已是腰酸腿痛，汗湿衣衫。脱光上衣，咬牙干到第三天下午，我突然感到天昏地暗，扑通坐在地上。这一坐不要紧，恰恰被路过的贫协组长郭双印看见，他张口就骂：“咋，没干几天活就坐下来偷懒，还记工分不？整天病恹恹的，得是老马下的！”听到骂声我眼皮一睁，也不敢犟嘴，硬撑起来赔着笑脸再干。贫协组织类似工厂的工会，由那些日子过得最烂包，斗争起人来却最积极的贫雇农担任组长。他们是队里的红人，代表贫下中农行使监督权利。有的还以特殊的身份进驻学校和机关单位。也是奇怪，这些革命的骨干大都是一些光棍，没有女人孩子，心气躁，做事绝，平时谁也不敢得罪。

天不明就跳下粪坑，解下腰间的稻草绳，吐口唾沫，一锨一锨往车

上丢，一车赶一车往地里送，怕被人说干不动活，就舍命地咬牙猛干。干着干着，一猫腰，哧的一声裤裆就扯豁开了，那个凉快，像后门道刮进的风，嗖嗖而且猛烈。牛粪湿滑，弓腿往前一铲，不小心就摔倒了，头磕在硬坎上，生疼。怕人骂，赶快爬起，身上粪渣也不拍打，再猛干一气子。一连几天下来，我胸腔憋闷得难受，胳膊疼得抬不起来，走路腿都拉着。回家丢下碗筷倒头就睡，大人三番五次都叫不灵醒。

散粪铲完了，另一个人上前挖开硬块，有天发愣没转开身，被何志胜一镢头抬起，砸在了额头上，我顿感眼冒金星，头晕目眩。没流血，绽开的皮下是一片血茬。在合作医疗站抹了点红汞拿白纱布包了。头疼得厉害，终于可以躺在炕上睡几天了。伤好后，记忆力太差，丢三拉四的，叔父跑去求队长，这才不干装车拉粪的活了。

天黑放工，我习惯把饭碗端到磨房门前，墙壁和椽眼落着一层厚厚的面灰，边吃边瞅那在幽暗的磨房里戴着暗眼拉磨的驴子，想它还不如地头挂笼嘴的牛，除了绳索在轱杠上牵动发出的咯吱声响，就剩下一条循环往复没有尽头的路了。两团做成眼镜形状浑圆的布片，把劳碌的世界更是蒙蔽得一团漆黑。可也好，啃不成拥上磨眼的麸皮，却也就瞅不见晃在背上的鞭影。唉，出力的人和牲畜同干，吃食也差不多，粗粮为主，苜蓿野菜充饥，放屁都不臭，一股子草腥味，也就不用人避人。扛着铁锨从人群经过，肚子一咯拧，干脆恶作剧的压成一溜一步一放，故意惹人注目，心里这才有了种当农民的自豪感。

下来就是开展性教育了。队长突然发了善心，怕把我挣“失塌”了，让我跟随饲养员拉发情的母马到十里外的白羊镇配种，模样笑笑地说：“去上两次，回来就寻摸着向你爸要媳妇了。”天气已是深秋，柴草秸秆洒了一路，穿上夹袄，拉上那匹枣红色母马，跟在口噙烟袋背抄手的玉亮叔后边，从村口老碗会旁边过时，人堆里开啥玩笑的都有，我心里就有所感觉，脸和脖子都红了，赶紧把头低下。

饲养员郭玉亮兴致很好，走一路看一路还跟两边的人大声说笑，拿见到的妇女胡打比方：“麦种一秋，牲口都发情了，还不让你男人给你下种，哎嗨，你看你那肥墩墩的大屁股，再生俩崽有啥问题？要不你借种嘛，老哥我闲得呻唤哩。”

每说一句，都惹得几声回骂：“你操心你的老屎被吊驴噙断了，把俺老嫂子闲下咧着。”

走了十多里路，穿过白羊镇的石板街，来到一个泥墙场院，在一个木架框成的格局里，拴着一头红毛吊驴，这畜牲一见来了母马，就“啊日啊日”一阵狂叫，然后转到它屁股后边闻了一气，猛地就抬起前腿，往母马身上扑。马一惊，扑了个空，庄家就锐声报数：“一下咧！”又扑了空，“两下咧！”要按吊驴扑起的次数算钱。玉亮叔急了，顺手抽了一根扫帚枝递给我说：“瓜熊，快，给马扑素着，让它把尻子对端。”他自己则扎了马步圈腰瞪眼，趁吊驴两只前腿再次扬起，奋不顾身钻到驴肚子底下，双手抓住那一尺多长的阳物，对住母马的阴户进进出出，突然，吊驴后臀一阵抽搐，那根东西猛地拔出，一股乳状的液体如急雨泼下。庄家就喊：“成了，成了！”急忙跑到跟前牵住驴缰绳，一脸的惋惜，抱怨说：“白凌凌的，浪费太大了。”

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，正愣着，忽然听得“噢，噢！”一阵喝彩声，我转过身一看，只见那面写有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大幅标语的土墙上爬满了人，男的女的一溜排开，什么表情都有，顿时羞得颜面通红，拉着母马急忙走出场院，头再没敢抬起。

回到村口，正落着黄叶子的合抱槐树下几个长辈见了，边抹胡茬上的包谷糝子边大声问道：“咋样？美着么？这下该朝你爸要媳妇了吧！”一个个满脸得意。我似觉受辱，拽住缰绳只顾急走，玉亮叔把旱烟袋在鞋帮子上一磕，大声喊道：“碎崽娃子，跑那么快干啥！把驹跑溜了，你爸得是能赔起？”那口气，那兴致，像个凯旋的草头王。

### 3. 挖鼠洞

“公社是条长青藤，社员就是藤上的瓜。瓜儿离不开藤，藤儿离不开瓜，藤儿越长瓜越甜，社员心里乐开了花，啊，啊啊啊啊啊。”还正是上学的年龄，却像泥沙一样裹着柴草倒进了土坑。看着村妇们荷锄平步踩在田坎草路，那种细着嗓门压抑的野腔野调，越发促使我产生逃避心理。一天到晚最大的心思和愿望，就是能离开这个被人不断叫好的农业社，生产队里男女青年上百个，没有一个不是这样想的，可每年的招工指标，征兵名额也就一两个，狼多肉少，人人都想通过卖命的劳动，长眼色的表现来挣脱农业。对于刚走出校门且受人排挤的我，想自己不知要熬到

猴年马月才有个头。不得不过早地负起生活的担子，同社员们一道，为生计做难，为天不下雨叹气，也为割麦收包谷下连阴雨揪心，为辛苦劳动一年只分得不足百十斤口粮发愁。吃的是毛粮，挣的是工分，早出晚归加黑明连夜地干，就是为落个表现好，受摔打的名声。

夏天一顶草帽不下头，帽檐绽了边子，正好从缝隙看人，穿一件印有“日本尿素”字样的蛇皮袋子上衣，裤子长短倒罢了，可膝盖和屁股四块大补丁要尽可能对称，胳膊腿晒成了绛色，脱了衣服，倒像换了肉色内裤，双手遮住阴部，肢体反倒比穿上衣裳好看。一双黄军用胶底鞋缝了又补，直到穿成片片挂不住脚了才扔掉。一年四季从来不穿袜子，脚汗和土和成泥，一有空闲坐在田头，折段草棍，抠出一堆黑色颗粒来，把扑鼻的酸臭，随风扬向天空。

最难耐的要算是冬天，西风一烈，脚指头就冻成了烂红苕，青斑肿块处处，疼得咬紧牙关干挨硬熬。一根草绳勒在腰间，棉袄缝里黑虱白虬，夜晚在煤油灯上烧得吱吱作响，掐虱皮的狠劲像掐死一个个发霉的日子。一门心思想着出去，在生产队就成了活人的短处，也就拼命地地下苦干活，越注意在干部社员面前显示卖力，干累了伸腰稍一歇气，自觉得像犯了罪一样。

庄稼已经收了，繁忙的劳作能缓两天气儿。地面空荡荡一片，禾根硬茬茬往上戳，张张扬扬，太阳光庸懒的洒在杂乱的地面，蝇虫嗡嗡嗡嗡飞高跳低。半下午了，郭大丰正握着一把铁锨在收割净的玉米地里挖老鼠洞，屁股撅得老高，别在后腰带上的旱烟袋像翘起的尾巴。我扛铁锨从旁边过，见他铲开的鼠窝像考古队开掘的墓道。忍不住笑了问：

“叔，老鼠在里边没有？”

“动手前我把那边的后洞都堵死了，可能还没跑呢。”他边回话边蹬起腿往深里铲。

拐过一个小弯，“噢——”随着郭大丰的一声喊叫，一个老鼠粮仓被圆口铁锨铲开，“哗啦”一声，白花花包谷还有黄澄澄的豆粒滚了出来。

我扔下铁锨，赶忙上前帮他把装过尿素的口袋张开，看来又是一次丰盛的收获。

鼠洞里的包谷不用晾晒就能交公粮，黄豆直接送到磨房可换豆腐。鼠辈们这种深埋地下却不发霉变质的贮藏方法，莫非是天生的？在人畜争食的年月，这么好的粮食被田鼠藏进洞里连吃带糟蹋咋行。鼠患成灾，月前大片的包谷刚成熟，就被它们几夜时间爬上跳下啃得乱七八糟，有

的整个穗子都被剥光了。夜里过路，包谷地里就听到一片沙沙声。

鼠仓很大，一锹接一锹下去，不一会儿就灌了大半袋子，郭大丰兴奋地说：“只要狗日的没离窝，等会儿出来，不打死它也得气死。”

“还有被气死的老鼠？”我的话音还没落，突然从洞底就跑出一只硕鼠来。俩人试着没打没吓，它跑了没有几米，就四蹄蹬天倒地而死。

我走上前提起尾巴，捏了捏它鼓胀的肚子，真的里面没有食物，更不是肥肠，是一团游动的气。

眼睁睁看见，气死老鼠还是真的。忽然想到半年前郭大丰偷队里粮食被民兵押着游街的事，我忍不住噗哧笑了。

一年农活干下来，说话也直戳戳了，我边挣口袋绳儿边劝他把挂牌敲锣那事想开些，不要生气：“气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，小可气死老鼠，大能推动火车，叔你好坏也五十好几的人了，退赔几袋粮食事小，身体要紧啊！”

没料想却招来郭大丰的一顿臭骂：“你个碎熊皮干啥呢，滚滚滚，得是没屁放了，去你妈的！”

郭大丰发火骂两句倒是轻的，放在以前，我是绝对不敢揭他这个短的。下地干活，他在我跟前拿言语头子欺负过几次，再粗糙的人心里窝过火都有细账算，他知道我这个半大小子关心他的话里有味气。

郭大丰是个瞎瞎嘴，说话处事老爱占别人便宜，他头小人瘦，满脸的皱纹纠缠得像半个核桃，那张嘴一张一合，活脱脱一个猪屁眼。一次劳动歇息，大伙跑到犁沟洒尿，他大惊小怪地指着我说：“哎呀，你碎碎的，年龄不大，家具这么大的，长大还不成三条腿了！听到这污辱的话，我连嘴都不敢抬，反而给他赔了一脸的憨笑。尿毕回到大田，他接着说：“瓜熊，到叔跟前来，听我给你说。”他故意卖了一个关子，等跟前的人凑齐了，才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昨夜里做了个梦，梦见你个碎熊上京赶考考了个状元，后来逢乱世又造反当了皇上，新朝不用旧朝人，我么，被你叫去当了身边的大臣。嗨！金銮殿上的亮光把人照得头晕眼花的，臣子跪倒一片，头都不敢抬。你头戴皇冠，锦袍华服，人模狗样的登基升帐发号施令呢。”停顿了一下，他挤了挤眼又说：“突然有臣子来报，皇城被起义军攻陷了，不大一会儿，随着几声炮响，皇宫大殿说塌就呼啦啦要塌架了，满朝文武吓得屁滚尿流地胡屎乱钻哩。危急处我二话没说，跑上前一手托住殿顶，一手护着你。开始你还愣愣的站着，可屋梁一摇